

Yao Qian

静物的力量



姚 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与修复老师陈佩玉约，我带了一件刚刚在拍卖会上购得的17世纪作品，请她帮忙整理和稳定这年事已高的艺术品。她告诉我为了这件作品，她做了许多阅读工作，因为这位艺术家以绘画静物出名，为了修复的准备也让她对于“静物”观念重新思考。

当她分享给我一个可以让我咀嚼再三的美术思考时，我也想起，在我的艺术品收藏分类里，静物一直是多数的，从东方到西方、从古典到当代。我好奇过自己对于静物的偏好，有否我不清楚的内在原因；只是知道从小就对在眼前的一叠书、一盆花或者一盘水果感兴趣，无论在光线之下或阴暗的角落，都是能引我注视很久。静物总超过人像或者是不停变换的大自然景观更能让我思考。

一直以来看静物作品的认知如名直译，“静物”的英文是still life，与中文字面意思几乎一致，法语nature morte从字面去解读却颇为惊人，但是也透露

表象下的潜意——“自然死亡”对照着“静物”。然而细想当nature morte成为名词使用久了，不再逐字定义而以组合意象出现，反而具备了静物在表象与内在都恰当的诠释：一件在你的眼前停止不动、维持一个状态的被动的subject（物体）。

我也一直喜欢在家中悬挂着静物画作，特别是在卧房里。借此文分享一件我收藏的毕加索的水彩静物吧：那是一件1944年的绘画，画家以简单的线条在黑背景中，描绘了一只高脚杯、一粒果实和蓝色格子桌布。

我对于毕加索作品的热情一直不高，也许是因为其创作太接近于群众喜恶，且有了太多说明与歌颂有关，纵然我对毕加索在美术史上的贡献是佩服的，但是他的绘画很少能打动我。一直以来我在他作品中看到他的聪明、看到他如何表

现自己的努力，他与张大千并列为东西方最成功的商业艺术家，绝不为过。直到读过一篇对于他在二战期间静物作品的创作动机文章后，我开始有了改观，也开始寻找在他多如星河、水平不均的作品中，少数几件引起我兴趣的作品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人间的大灾难，同时也是毕加索人生最混乱的时期，他面临家庭和感情（妻子、情人、孩子）以及经济上各种困境。于是在这坐困愁城期间，他从自己的绘画重新开始，一切以最简单的逻辑去解释他所见的世界，就从眼前可见的对象开始，借此去督促自己去简

化收拾已经混沌不堪的人生；这有点像前两年流行的断舍离概念。因此他开始了人生中最精彩的绘画期（我是这么认为，这几年的几件静物是他创作高峰）。

当他把所有绘画技术先放下，一切回到最简单的图形，不故弄玄虚，也不做技术姿态，回归于自己面对对象时，对象

在眼中的基本元素。于是在那短暂几年里有些气息不一样、产生了不少简约小作品。也许是战时经济萧条，少了商业需求的压力，这批作品是能打动我的；烛台、花瓶、水杯、水果等物件，简笔勾勒形状平涂，添上未经调色的原色，没有多余的绘写，作品充满了智慧的光彩。

毕加索的这件静物画作转眼也收藏了十多年，每回挂上墙欣赏时，都像在提醒自己：也许身边最平凡的事情正在反映你的生活，而它也同时呈现了你面对你这个阶段的生命，带着什么样的态度。我相信，在1944年二战期间整个世界的混乱，正如同我们面对的当下的疫情，人们从混乱中挣扎后，也会如当时的毕加索所意识到，以简单朴素和有系统地来面对自己、面对生命的感悟；这在今日看来有着相同的力量。🌱

**他从自己的
绘画重新开始，
一切以最简单的
逻辑去解释他所
见的世界。**